

新华社深圳6月7日电(记者孙飞、印朋)经常使用某个App,却发现自己购物价格比“新手”贵。针对网民反映强烈的大数据“杀熟”问题,深圳正在征求意见的条例规定,“杀熟”或可重罚5000万元。地方法规能否遏制大数据“杀熟”?

新老用户“差别对待”,别让算法沦为“算计”

对老会员配送费更高、同一家店吃两三回就涨价、开通了会员反而优惠金额减少……

近年来,部分网络平台“价格歧视老用户”“割会员韭菜”引起关注。网友将这种新老用户的“差别对待”,称为大数据“杀熟”。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88.3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普遍或很普遍,56.92%的被调查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

一些法律学者认为,大数据“杀熟”是由算法定价引起的现象,本质是价格歧视。具体表现可能是同一个App上“会员价”高于非会员价,甚至同样的商品,不同手机有不同价格。此前,复旦大学一项关于网约车用户调查显示,某一品牌手机用户更容易被舒适型车辆司机接单,这一比例是其他品牌手机用户的3倍。

一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表示,这与平台企业的强势地位、用户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有关。

在技术条件方面,平台积累了海量用户数据,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地理位置、浏览历史等,平台可以准确描绘用户的个体特征,并通过深度学习分析每个用户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和价格敏感度,预测用户购买喜好和针对性影响用户的购买决策。

同时,平台拥有强大的算力和专业技术人才,具备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平台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更精准地为用户画像,特别是借助积累的用户数据不断训练算法,提升算法的效能。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刘冰认为,大数据“杀熟”背离了诚信原则,辜负了老客户信赖,不符合商业伦理。

地方立法在行动,“杀熟”或可罚5000万元

针对这一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深圳正在推进特区立法进行规范。近期,《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规定市场主体不得通过数据分析,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

违反规定的将给予重罚——违法所得不超过1万元的,5万元起罚;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遏制大数据『杀熟』,地方立法在行动

处5000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罚款。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15日。

“大数据‘杀熟’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深圳拟重罚大数据“杀熟”,不少网民拍手称快,这也是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重要举措。

今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明确大数据“杀熟”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差别对待行为。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不正当数据竞争日益增多,严重制约了数据市场的健康发展。”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深圳探索数据立法,正是通过法规制度建设,规范个人数据处理活动,强化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从而有效遏制个人数据侵权行为,切实维护个人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

装上监管“安全阀”,做好大数据保护和合规使用

不少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算法定价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价格违法行为的举证难和价格歧视法律认定的模糊性等因素,被“杀熟”时消费者权益往往较难保障。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案例显示,刘某通过某外卖平台下单配送费为4.1元,当日另一位新注册用户购买同样套餐且收货地址一致,配送费却为3.1元。刘某认为平台存在“杀熟”欺诈行为,要求赔偿500元。平台则反驳称,配送费在用餐高峰期动态调整。平台提供的后台日志显示,两位用户的下单时间存在13分钟差异。

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刘某的诉求。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张志安说,大数据“杀熟”的监管难点在于平台掌握数据和算法规则,外部较难监管到位也难以建立开放的监督机制。

刘俊海表示,深圳的特区立法具有“破冰”意义,在多地试点后,要逐步完善数据管理的顶层设计,明确数据权属,推进数据确权、保护用户权益。

遏制大数据“负能”,平台自律监管也亟待加强。今年3月底,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等召开行政指导会,唯品会、京东、美团、携程、滴滴出行等10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签署承诺书,其中包括不使用数据优势“杀熟”。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表示,平台企业应提升平台内部营商环境,做好大数据保护和合规使用。

“中国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要注重满足个性需求和保护用户隐私的平衡,要持续改进、完善平台运行规则。”张志安说。

村党总支(党委),促进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坚持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推动优化提升。拓宽来源渠道,普遍通过本村选、外面引、上级派、公开招聘等方式加大培养选拔力度,以换届为契机集中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北京、天津、重庆等地采取定向招录方式,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到村任职。河南、四川、新疆等地通过开展乡土人才回归等方式,为每村储备2名以上后备力量。严格人选把关,普遍落实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制度和村“两委”成员资格联审机制,明确“不能”“不宜”作为候选人的具体情形。加强管理监督,普遍建立岗位目标考核、小微权力清单、经济责任审计、民主评议、履职承诺等制度,常态化开展村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和村级班子运行情况综合分析研判,推动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沟通协作,有效衔接,重点加强对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的监督,强化激励保障,加大从村党组织书记中录用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选拔乡镇领导干部力度。上海、江苏、湖北、山东等地探索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化管理,以改革创新推动整个队伍专业化提升。

国产食葵“翻身”:春播1粒种,秋收1元钱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6日电(记者李云平)铺设地膜、播撒种子、覆土掩盖……芒种时节,“塞外粮仓”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广大葵农利用墒情好的有利时机,抓紧时间播种国产优质食用向日葵种子。地处河套平原腹地的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是我国食葵种植规模最大的县和全国向日葵产业基地,每年食葵种植面积超过120万亩,约占全国食葵种植总面积的1/7。

最近几天,在五原县复兴镇联丰村的农田中,农民们背着种子、拿着点播器沿着地垄前行,把一粒粒向日葵种子种进地里。村民杨永胜告诉记者:“我今年打算种40多亩向日葵,品种主要有三瑞9号、10号、11号等,都是国产品种。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每亩纯收入能达到1800多元。”

杨永胜一边种地一边说:“去年我种

了40亩向日葵,毛收入9万多元,除去各种成本,纯收入7.5万元,亩均纯收入1875元。每亩地最多需要种子1800粒,每粒种子的价格不到6分钱,但能带来的纯收入就达1块多钱,这是我们农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河套地区光照充足,适宜向日葵生长,近年来年均种植食用向日葵面积达400多万亩,占全国食葵种植总面积的一半左右。

杨永胜种植食葵的时间已有20多年,最初的品种都是自留种子,产量、收益等方面不具优势。2000年,国外杂交食葵品种进入当地,逐渐被广大农民认可。“当时,杂交食葵每亩能产500斤左右,但是种子比较贵,1粒最高价格达到0.13元,每粒最多能增收0.5元,大家的种植成本压力比较大。”杨永胜说。

无论酷暑严寒,49岁的苏敦和42岁的徐广春总是带领着团队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打电话、看监控、问路人……他们的脚步迈向同一个目标——找寻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走失老人。这种病还有一个更为广为人知的名字——老年痴呆症。

苏敦和徐广春是北京志愿应急救援服务中心的创始人。2016年起,他们共同发起了找寻失智老人的公益行动“救在身边,益起回家”。至今,救援队已经送320名失智老人平安回家。

“我父亲65岁,三天前晚上9点走失,实在没有办法了,能帮帮我们吗?”5月18日早8点,苏敦接到了走失者女儿打来的求助电话。

10分钟后,队长徐广春发布集结报备通知。8点52分,寻人启事通过各平台发出。9点40分,徐广春带领救援志愿者第一梯队迅速到达老人最后出现的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南湖派出所,之后志愿者们分开行动,在附近的三个派出所和一座公园排查路面监控。

看了将近12个小时的监控视频后,志愿者们终于在当晚9点半查出老人于15日23点51分路过附近的望和公园三号门。19日凌晨,第二梯队的志愿者上岗,到达望京西地铁站进一步排查。

20日,搜救工作进入第三天,志愿者没有放弃,终于在24日发现了重要线索,当晚10点老人平安回家。

此次救援任务,志援救援队累计投入4个梯队,共有60多名志愿者参与,历时112小时。这是志愿者们找回的第316位老人。

至今,救援队坚持义务搜救走失老人,不收一分钱、不要一瓶水。为什么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与苏敦的个人经历有关。

喜欢户外运动、苏敦从事了多年山地救援工作,2016年,一次意外“打拐”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成功经验,让他萌生了专门救援走失老人的想法。

2016年元旦,苏敦开车前往滑雪场,在东四环的东风北桥遇到了一位脸色苍白的老人。老人拎着小白袋,说要买切面给儿子做炸酱面。苏敦的儿媳就是

——坚持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推动激发活力。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村党组织普遍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制度,注重把组织生活与村级中心工作、解决民生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组织生活的生命力、感召力。组织生活在农村基层逐步正常起来、认真起来、活跃起来,推动党员发挥作用,各地普遍组织开展党员户挂牌、党员联系户、承诺践诺、设岗定责等活动,实行党员评星定级、积分管理,引导农村党员在疫情防控、乡村治理、强村富民中走在前作表率。加大发展农村年轻党员力度,普遍采取指导性计划单列、县级党委组织部定期调阅、乡镇建立青年人才党支部等方式,重点发展青年农民入党。

——坚持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推动补齐短板。每年排查整顿,以县为单位,每年对村级组织运行情况进行1次调研摸底和综合分析,通过村级自评、群众测评、上级考评等方式,研究确定整顿对象,“一村一策”进行整治。山西、内蒙古、江西、湖南、贵州、西藏、宁夏等地开展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村党组织组织力提升。

送你回家:民间救援队志愿寻找失智走失老人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敏锐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患有同样的病。

“她这样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太可能会照顾孩子。”苏敦迅速给派出所打电话。民警到场后,发现老人衣兜里有张纸片,上面写着家里电话,接到电话,家人激动万分。原来,老人已走失多日,她从位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出发,一直走到了40多公里之外的东四环。

“回家之前,老太太揪着我不放,让我给她粮票去买面。”苏敦说。粮票是几十年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了。近期记忆丢失,远期记忆清晰正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突出症状。

失智老人很容易迷路,一旦走失,随时面临摔倒、坠河、冻伤、被车撞倒等各种风险。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于2016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50万人,65岁以上老人占到了八成。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呆是老人走失的重要原因。

2016年,苏敦和徐广春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了志愿应急救援队。除了日常的救援员培训工作,两人的精力几乎完全倾注在了找寻失智老人

的工作上。

成立之初,苏敦采用“人海战术”,多跑路、广撒网。但他发现,这样工作效率极其低下。经过几次搜救之后,他与团队逐渐摸索出经验——一定要第一时间看监控视频,找到确凿的线索再开展搜救。

然而,看监控并不容易。公安机关愿意提供帮助,但部分商户或单位出于种种原因很难爽快地点头。每当这时,志愿者们就坚持不懈地进行沟通。

搜救过程中,志愿者们总结出一条经验——老人幼年 and 青年时代的经历是找人的重要线索。

一次,一位80岁的老人在石景山走失,直到第三天还没有音信。一筹莫展之时,苏敦无意中得知老人幼年家贫,住在永定河的船上。苏敦决定沿河找,结果真的找到了老人。

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对阿尔兹海默症缺乏基本认知,导致老人走失的风险上升。

“90%的走失老人都没有到医院做过相关检查。家人认为,老人记忆力下降是很自然的事,不用大惊小怪。”徐广春说。

正在田间指导农户种植食葵的三瑞农科公司技术人员段东宏告诉记者,自2009年以来,他们先后投入巨资进行自主研发,已推出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和推广价值的突破性品种SH363、三瑞9号等。与国外杂交品种相比,这些国产品种的抗病性、商品性更好,每斤可多卖一元钱以上,平均每亩可增收500元至800元。

记者在三瑞农科向日葵技术研究院看到,科研人员正在实验室开展种子基因研究,技术人员正在现代智能温室开展抗病害观察,试验结果依次记录在科研数据平台上。

为加快品种选育,他们一年四季进行不间断的品种试验。“好的品种要兼顾适应性、丰产性、商品性,只有经过大面积种植才能优中选优。”该研究院副院长冯九焕说。

中国葵花产业联盟理事长张永平说,国产品种产量高、抗性好,籽粒大,口感香甜酥脆,更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不仅倒逼国外杂交品种退市,还帮助种植户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了收入。

“仅在巴彦淖尔市周边地区,农民种植食葵种子的费用就比前些年节省6亿多元。”他说。

目前,我国食葵种植面积稳定在800万亩左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葵品种市场占有率达95%以上,国外食葵杂交品种已退出垄断地位。

复兴镇联丰村村民王虎说:“政府一直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我过去不太明白什么是芯片。在种子企业的引导下,去年我全部改种了三瑞9号、11号等国产新品种,收入增加50%以上,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芯片’的重要性。”

苏敦还发现,老年痴呆症患者中,一些人年龄在60岁以下,最年轻的走失者只有49岁,最终通过医学检查确诊。这部分人的异常更不易引起家庭和社会的注意。

还有一些家庭认为老年痴呆症“不吉利”“难听”,不愿向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吐露实情,无形中放弃了家庭的社会保障。

同时,社会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不足,还直接导致走失老人不易被识别出患病状态,往往越走越远、畅通无阻。苏敦感叹:“老人一路上都在吃爱心人士给的食物。路人更应该做的事是将老人交给警察。”

不少走失老人的家人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目前,志援救援队一共有500多名志愿者,能随时出队的有30人,能根据工作时间安排出队的有50人。

“我们多走一步,老人就离家近一步。”苏敦说。每逢假日,他和徐广春常常带着孩子一起进行搜救。让他们欣慰的是,孩子们工作起来无比认真,而且深深为父亲感到自豪。

(记者王晓洁、赵旭)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

志援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冬天的北京街头寻找走失老人。